

时 间 机 器

时间旅行者（因为这样称呼他比较方便）正在向我们解释一件深奥难懂的事，他眨动着的灰色双眼闪着光，一向苍白的面容此时显得兴奋而生动。壁炉中燃着旺火，银质百合花灯罩中的白炽灯散发出柔和的光，映照着我们酒杯中冒起又消失的气泡。我们所坐的椅子是他的发明创造，我们不像坐在其中而像是受到椅子的拥抱和爱抚。我们感受到一种类似饭后特有的舒适气氛：一种不求精确、可以从容表达思想的气氛。我们懒散地坐着，赞赏着他解说这一新奇怪论的热情和丰富的想像力。

“你们必须仔细听我说。我得驳斥一两个几乎已被公认了的观点。比如说，你们在学校所学的几何学，是以一种错误概念为基础的。”

“指望我们从这儿开始，是不是题目稍微大了一些？”红发好辩的费尔比问道。

“我并不要求你们接受任何没有根据的观点。你们很快就会同意我说的一切。你们当然都知道，一条数学上的线，即一条厚度为零的线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老师是这样教你们的吧？数学上的平面在现实中也不存在。这些都只不过是抽象概念。”

“没错。”心理学家同意道。

“仅有长度、宽度和厚度的立方体在现实中同样也不存在。”

“这我可不同意，”费尔比说，“一个立方体当然可以在现实存在。一切真实的东西都……”

“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但是请等一下，请问一个只有一瞬间的立方体能存在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费尔比说。

“一个在时间中完全不停留的立方体能在现实中存在吗？”

费尔比沉思了。时间旅行者又接着说：“显然，任何真正的实体必须向四个方向延展：它必须具有长度、宽度、厚度和——‘久’度。但是由于人类天然的缺陷（这点我一会儿会向你们解释），我们总是忽略以上事实。确实存在着四个度或维，即我们所称的‘空间’的三个平面，以及第四度或维：‘时间’。然而有一种倾向，即要在前三个‘维’与第四个‘维’之间划一条不存在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意识恰恰是沿着这第四个方向断断续续地向前移动的。”

“这一点，……这一点……的确很清楚。”一位非常年轻的男人一面费力地凑在灯火上试图重新点燃他的雪茄，一面说道。

“是呀，真奇怪，竟然有这么多人忽视这一事实。”时间旅行者兴致更高了，便接着往下说：“确实，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第四维空间’的含义，尽管有些谈论‘第四维空间’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指的就是这个。这只不过是看待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时间与三维空间中的任何一维之间都没有区别，只除了一点：即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移动的。但有些愚蠢的人错误理解了这个观念。你们都听说过他们是如何谈论这个‘第四维空间’的吧？”

“我没听说过。”外省城的市长说。

“很简单，是这样的：据我们的数学家们的说法，‘空间’被认为有三维，即人们所说的‘长’、‘宽’和‘高’，而且总是可以用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来定义。然而有些富有哲学思想的人却一直在问：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没有与其他三面垂直的另一个方向？——他们甚至试图创建一种四维几何学。大约一个月以前，西蒙·纽可姆教授^①就在向纽约数学协会讲解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人们如何在一个只有两维的平面上，表现具有三维的立体图形；他们认为，通过三维的模型，同样可以表现一个四维的图形——如果他们能把握该图形的透视角度。明白了吗？”

“我想是这样吧。”外省城的市长一面喃喃低语，一面皱着双眉陷入沉思，他嘴唇翕动着仿佛在反复念叨着什么神秘咒语。过了一会儿，他脸色豁然开朗，说：“是啊，我想我现在是明白了。”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研究这种‘四维’几何学已有一段时间了，其中一些研究结果很有意思。比如说，这儿有张某人 8 岁时的相片，另一张是 15 岁时的，还有一张 17 岁时的，再有一张是 23 岁时的等等。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事实上也是——这个人的‘四维’存在的不同片断的‘三维’再现，而这是固定和不可更改的。”

时间旅行者停了一会儿，以便让大家有时间思考和理解他的话，接着他又说，“学科学的人都很清楚，‘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这儿是一张很流行的科学图表，一张天气记

西 蒙·纽可姆教授（1849—1903）：美国天文学家。

录图。我用手指顺着它移动的这条线显示了气压表的变化。昨天气压很高，昨夜它降低了，但是今晨它又回升了，所以略微上升到这儿。气压表中的水银顺这条线移动，肯定不是指一般人所承认的‘三维空间’的任何一个‘维’吧？然而它确实是顺着一条线移动，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那条线是顺着‘时间’这一‘维’在移动。”

“不过，”医生眼睛紧盯着火中的一块煤说；“如果‘时间’真的仅仅是‘空间’的第四维，那为什么它被当作——而且总是被当作很不相同的某种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在‘空间’的其他三维中移动那样在‘时间’中移动呢？”

时间旅行者微笑了。“你能肯定我们可以在‘空间’自由移动吗？我们可以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自由移动，而且人们一直在这样做了。我承认我们可以在两维中自由移动。可是向上、向下移动怎么样呢？地球引力把我们限制住了。”

“这么说并不确切，”医生说；“气球就可以。”

“但是在气球发明出来以前，除了偶尔的蹦跳和地面的不平影响以外，人并没有垂直移动的自由。”

“人还是可以做一点上下移动的。”医生说道。

“向下比向上容易得多。”

“然而，你却完全不能在‘时间’中移动，你无法离开此时此刻。”

“亲爱的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你犯了错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犯了错误。我们总是在离开现在的时刻。我们的心理世界——它是非物质的，也不属于任何维，正沿着‘时间’这一维，用始终如一的速度从摇篮走向坟墓，就好像我们的生存是从地面以上 50 英里的高度开始，然后向下

行进那样。”

心理学家打断了他的话说：“但是重大的困难在于，尽管你可以在空间的各个方向移动，却不能在‘时间’中移动。”

“那可正是我的伟大发现的出发点。不过，你说我们不能在‘时间’中移动，可就说错了。比如说，假如我正在非常生动地回忆一件事，我也就回到了这件事发生的那个瞬间：我变得心不在焉，像人们会说的那样。这一刻我跳回了过去。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过去停留任何一段时间，就好像任何野蛮人或动物不可能停留在地面以上五六尺的高度一样。但一个文明人在这方面就强过了野蛮人。他可以乘气球向上，以对抗地球引力；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抱有这样的希望，即最终他也可以在‘时间维’中停留或加速前进，或者甚至倒转过来，向另一方向行进呢？”

“哦，这，”费尔比开口了，“完全是……”

“为什么呢？”时间旅行者说。

“这是不合情理的。”费尔比说。

“什么情理？”时间旅行者问道。

“你可以把黑的证明成白的，但你却永远不能让我心服口服。”

“也许是不能，”时间旅行者答道，“但现在你对我在‘四维几何学’方面做的调查研究的目的开始了解了。很久以前我隐约听说过一种机器……”

“在时间中旅行！”那个非常年轻的人叫了起来。

“这种机器可以按照驾驭机器者的意愿，自在地沿‘时’、‘空’的任何方向旅行。”

费尔比只好一笑了之。

“但是我有实验的证明。”时间旅行者说。

“这机器对历史学家来说倒相当方便。”心理学家建议道，“比如说，人们可以旅行到过去，核实一下流传至今的对哈斯汀斯战役^①的记载！”

“你不觉得你会引起古代人的注意吗？”医生说道，我们的祖先对年代错位可没有多少宽容心。”

“人们可以直接向荷马和柏拉图学习希腊语。”那非常年轻的人说^②。

“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在大学二年级学位初试时就让你不及格。德国学者们已把他们的希腊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

“那么，对未来也可以这么办，”那非常年轻的人说，“一个人可以将他所有的钱投资，放在那儿生利，而他却赶到未来去享用这利息！”

“去发现一个社会，”我说，“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所有的胡说八道的夸张理论！”心理学家开口了。

“是的，我原来也这么看，因此我从未谈起过它，直到……”

“有了实验的证明！”我叫了起来；你要证明这点？”

“实验！”费尔比叫道，他正感到头昏脑胀。

“不管怎样，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说，“尽管这全是些胡说八道。”

哈斯汀斯战役发生在公元 1066 年，诺曼人在威廉公爵的领导下打败了不列颠人，占领了英国。

^② 原文为 thought-“说”疑为笔误。

时间旅行者环视着我们微笑了。然后，他仍然淡然地微笑着，双手深插在裤袋中，慢慢步出房间，我们听到他沿着长长的走廊拖着脚步向他的实验室走去。

“我真想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心理学家瞧着我们大家说。

“总是什么变戏法式的花招罢了。”医生说，于是费尔比试图把他在伯斯伦见到的一位魔术师的事讲给我们听，但没等他讲完，时间旅行者就回来了，费尔比的趣闻只好戛然终止。

时间旅行者手中拿着的是个亮闪闪的金属架子，比一只小闹钟大不了多少，而且造得很精致。里面有象牙，还有某种透明的水晶状物质。现在我必须说得很清楚，否则后面接下来的事都将是绝对无法理解的，除非我们能接受他的解释。他将散乱放在室内的几张八角形小桌中的一张挪到炉火前，两条桌腿搁在壁炉毯上。他将机器放在小桌上，然后又拖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桌上仅有的其他物品是一盏有灯罩的小灯，明亮的灯光照着那架机器。四周可能还有十来枝蜡烛，其中两枝插在壁炉架上的铜烛台上，好几枝插在贴墙的烛台上，因此整个房间灯火通明。我坐在靠近炉火的一张低矮的扶手椅中，我将椅子向前拖，直拖到几乎位于时间旅行者和炉火之间；费尔比坐在时间旅行者身后，越过他的肩膀向前看；医生和外省城的市长从右侧注视着他，心理学家则从左侧望着他；那非常年轻的人站在心理学家的后面。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在我看来，任何花招，不论构思如何奇巧，手法多么灵便，想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上当，都是不可想像的。

时间旅行者看看我们，又看看那架机器。“下面怎么办？”心理学家问道。

“这架小东西，”时间旅行者将双肘搁在桌上，两手一起按在机器上，说道，“只是部模型。这是我设计的能在时间中旅行的机器。你们都会注意到，它看起来特别歪斜，而且这根棒杆还古怪地闪闪发光，好像有点虚无缥缈。”他用手指点着那个零件，说，“这儿还有一根小的白色杠杆，这儿还有一根。”

医生从他坐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向机器里面看去。“造得很漂亮。”他说。

“为了造它，我花了两年时间呢。”时间旅行者回口说道。于是我们全都像医生那样参观了那架机器，接着他说：“现在我想让你们清楚地了解，这根我按着的杠杆，可以把机器送入未来滑行，而这另一根杠杆，则起着相反的作用。这个鞍子是时间旅行者的座椅。我一会儿就要按动这根杠杆，机器就会开走，它将消失在未来的‘时间’里，变得无影无踪。仔细看看这机器吧，也看看这张桌子，没有什么花招，你们该满意了吧。我可不想糟蹋了这架模型，还让人说成江湖骗子。”

大约有一分钟没人说话。心理学家似乎想向我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这时，时间旅行者将手指伸向那杠杆。“不，”他突然说。“让我用你的手。”他转向心理学家，将他的手握在自己手中，吩咐他把食指伸出来。因此，启动那时间机器模型进入它无止境的旅程的，正是心理学家自己。我们全都看见那杠杆转动了。我绝对肯定其中没有花招。起了一丝风，一盏灯的火花跳了一下。壁炉架上的一枝蜡烛熄灭了，那小小的机器突然旋转起来，变得模糊不清，大约有一秒钟看上去像个鬼影子，像个淡淡闪光的黄铜与象牙的漩涡；

接着，它消失了，不见了。除了那盏灯，桌上什么也没有。

片刻间没人开口；接着，费尔比说他见了鬼了。

心理学家从恍惚的状态中回过神来，忽然朝桌下望去。时间旅行者对此畅怀大笑。“怎么样？”他模仿着心理学家原来的口气问道。接着，他起身走到壁炉架上的烟丝罐前，背对着我们，开始装他的烟斗。

我们相互瞧了瞧。“喂，”医生说，“你对这机器是认真的吗？你真的相信那架机器已经开进时间里去了吗？”

“当然是真的。”时间旅行者答道，一面弯身凑着火去点燃一根纸捻子。然后他转过身来望着心理学家，一面点他的烟斗。（而心理学家，为了表现自己镇定自若，取了一支雪茄，却忘了切除烟头就想点燃它。）“不仅如此，我那儿还有一架即将完工的大机器，”——他指着实验室——“那架机器完工后，我想自己去旅行一趟。”

“你是说，那架机器已经开到未来去了吗？”费尔比问道。

“到了未来或者过去——我不能肯定是哪一边。”

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突然灵机一动，说道：“如果那机器真到了那儿，那一定是到了过去。”

“为什么？”时间旅行者问道。

“因为，我假设它并没有在空间移动，它如果是开到了未来，它应该一直还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开过了这个时间。”

“不过，”我说，“它要是开到了过去，那我们刚进这个房间的时候就应该看见它的；还有上星期四我们在这儿时；还有上上星期四；如此等等。”

“重大异议！”外省城的市长带着不偏不倚的神气说，一

面转向时间旅行者。

“完全不是。”时间旅行者答道，然后对心理学家说道：“你想想，你能解释这点。这是在阈限以下的表象，你知道的，是一种稀释了的表象。”

“当然知道，”心理学家说，以安我们的心。“那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应该想到这一点的。这一点非常简单，能轻松愉快地解释这一怪论。我们看不见那机器，也无法欣赏它，就像我们无法看清飞转着的轮子，或在空中飞行的子弹一样。如果它正以比我们快 50 倍或 100 倍的速度在时间中行进，如果我们经过一秒钟它却经过了一分钟，那么它造成的印象当然只有它不在时间中旅行时造成的印象的 $1/50$ 或 1%。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他将我的手划过原来放着机器的空间，一面笑着说：“瞧见了么？”

我们坐着，都盯着那张空桌子瞧，有一分钟光景。于是时间旅行者问我们是怎么想的。

“今晚，这些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的，”医生说，“但是让我们等到明天，等到早晨头脑清醒时再说。”

“你们想看看时间机器的实物么？”时间旅行者问道。说着，他拿起灯，领我们沿着穿风的长走廊，向他的实验室走去。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摇晃闪动的灯光，他奇怪而宽阔的头部侧影，晃动跳跃的影子；还记得我们如何跟在他后面，很疑惑却不信这一切是真的；记得我们怎样在他的实验室里看到那架从我们眼前消失了的小机器的放大版。零件有镍制的，也有象牙的，有些肯定是用水晶石锉成或锯成的。机器整体上已完成了，但那些水晶曲棒还搁在几张图纸旁的板凳上，尚未收工，于是我拿起一根想仔细瞧瞧，它似乎是石英的。

“喂，”医生说，“你真的是严肃认真的吗？还是仍在玩弄类似去年圣诞节你让我们瞧的那种鬼花招？”

“我准备坐上这架机器去探索时间。”时间旅行者高举着那盏灯，说道：“难道我说得还不明白吗？我一生中从未比现在更严肃过。”

我们谁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

我越过医生的肩膀瞧见费尔比的眼睛，他在朝我严肃地使着眼色。

二

我想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对时间机器都不太相信。事实是，时间旅行者属于那种过分聪明——聪明得让人不敢相信的人：你永远不觉得你完全了解了他，你总是怀疑他狡猾地保留了什么，他的坦诚直露背后埋伏着什么机巧。假如是费尔比用时间旅行者的话来展示那模型和解释整件事，我们向他表示的怀疑会小得多。因为我们能够看穿他的动机，一位杀猪的屠夫都能了解费尔比。但是，时间旅行者的个性特点中不仅是只有一点点任性的胡思乱想，我们不能信任他。一个不及他聪明的人计划做成一件事的各项正常因素，到了他手中就都成了诡计花招。事情干得太容易，总是不对头。凡是严肃对待他的认真的人，对他的举止行为总是心怀疑虑；他们多少感到，把自己判断事物的名望托付给他，就像把精致易碎的瓷器放在托儿所做摆设一样危险。因此我相信，在那个星期四到下一个星期四期间，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说起多少关于时间旅行的事，尽管如此，我们大多数人心中却——毫无疑问——总也摆脱不了它那古怪的潜在可能性：它似乎言之有理，也就是说，它事实上不可信，它暗示了可能出现奇怪的年代颠倒和极度混乱。就我本人来说，我特别记挂那架模型所玩的花招。我记得和医生谈论过那架模型，我是星期五在利南恩遇见医生的。他说他在杜平根^① 见过类似的东西，

杜平根：德国一城市名。

当时特别强调要吹灭蜡烛；但是他们是怎么耍那花招的，他却说不上来。

下一个星期四，我又去了里奇蒙市（我相信，我算是时间旅行者家的常客之一），由于去迟了，我发现已有四五位客人聚集在他家的客厅。医生正站在炉火前，一手拿着一张纸，一手拿着他的表。我环视周围，想发现时间旅行者，与此同时，医生说，“现在已经是七点半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开饭吧？”

“我们的主人在哪儿？”我问道。

“你刚刚才到吧？这事相当奇怪。他肯定被什么事耽搁了。他写了这张字条，说如果七点时他还未回来，就让我带领大家开饭，还说他回来后会作出解释。”

“浪费这顿晚饭似乎很可惜。”一份著名日报的编辑说道；于是医生就打铃招呼开饭。

除了医生和我，心理学家是惟一参与上次晚餐的人。其余在场的人包括刚才提到的编辑布兰克、某记者，还有位蓄着胡子、安静害羞的人，这人我不认识，据我观察，他一晚上都没开过口。餐桌上，大家对时间旅行者的缺席作了一些猜测，我就用半开玩笑的口气提到时间旅行。编辑要求对此作出解释，于是心理学家自告奋勇，将上星期四我们亲眼目睹的“天才的怪论和花招”作了一番呆板的叙述。他刚讲到一半，通向走廊的门无声无息地慢慢打开了。我正面对着门，因而第一个看到。“好啊！”我说道；“总算回来啦！”这时门开得更大了，于是时间旅行者便站在了我们面前，我惊讶地叫出了声。“天哪！老兄你这是怎么啦？”医生喊道，他也看见了他。于是一桌子的人才都转身看着门。他一副狼狈不堪

的样子，真令人吃惊：外衣上满是灰尘和污垢，袖口沾染了绿色，头发乱七八糟，在我看来更加灰白了——不是因为尘土污垢便是因为原来的颜色已经消褪；他的脸色苍白难看，下巴上有一条暗红色伤疤——是条还未痊愈的伤痕；他的面容憔悴不堪，好像遭了很大的罪。他在门口犹豫不决地停了一会儿，就像被光线刺花了眼似的。接着他走进房间。他走起来一瘸一拐，就像我见过的脚部疼痛的流浪汉那样。我们都默不作声地瞧着他，等他开口。

然而，他一个字也没说，却艰难地走到桌子边，向酒瓶打了个手势。编辑倒满了一杯香槟，推到他面前。他一饮而尽，这似乎使他好过些：因为他环视了一下饭桌，脸上又闪过他惯有的诡秘笑容。“你究竟在搞什么鬼，老兄？”医生问道。时间旅行者好像没听见。“别让我打搅了你们吃饭，”他带点结巴地说道。“我没事。”他停下来，伸出杯子再要些酒，又一饮而尽。“这酒真好。”他说。他双眼变得明亮了些，面颊也出现了淡淡的血色。带着有些迟钝的满意神情，他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扫过，接着他又环视了一下温暖而舒适的房间，然后又开了口，但似乎仍然拿不准措辞：“我去洗一下，换换衣服，然后再下来向你们解释。……帮我把那羊肉留着，我太想吃肉了。”

他又望着编辑，他是个稀客，因此他向他问好。编辑开始提问，时间旅行者却说，“我一会儿告诉你，我现在——不太舒服！但一会儿就会好的。”

他放下酒杯，朝通向楼梯的门走去。我又一次注意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和软弱无力的脚步声，便站了起来，他往外走时我瞧见了他的双脚：他脚上除了一双血污且破烂的袜子

外什么也没穿。接着门在他身后关上了我正犹豫是否该跟着他，又记起他非常讨厌别人为他大惊小怪，便停了下来。有一会儿（可能吧），我一直心不在焉。然后，我听到编辑的声音：“著名科学家引人注目的举止。”他三句不离本行地拟着新闻标题，这把我的注意力又引回到明亮的餐桌上。

“这是什么把戏？”记者问道，“我真不明白，难道他一直在当业余乞丐？”我遇到心理学家的目光，在他脸上看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想起了一瘸一拐艰难上楼的时间旅行者，我相信别人都没有注意到他腿瘸了。第一个从震惊中完全恢复正常的是医生，他打铃——时间旅行者讨厌让仆人在餐桌旁侍候——要一盘热菜。对着新上的菜，记者哼了一声，便动起了刀叉，那个安静的人也不落后。大家继续吃晚饭。有一小会儿，谈话中尽是感叹词，其间出现了好几次因纳闷而造成的冷场；接着，编辑的好奇心又高涨起来。“难道我们的朋友刚才横渡海峡去挣钱以补充不多的收入了吗？还是他经历了尼布甲尼撒似的遭遇？”他问道。“我敢肯定，这件事与时间机器有关。”我说，并接着心理学家的叙述继续讲上次我们会面时发生的情况。新来的客人们坦率地表示不相信。编辑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架时间机器是什么？一个人不可能靠在怪论中打个滚就搞得满身灰尘吧，不是吗？”由于这个念头在他头脑里扎了根，于是他又用上了滑稽讽刺：未来的人难道连牙刷都没有吗？记者也一样，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与编辑一道轻松地取笑这一切。他俩都是新型的新闻工作者——

尼布甲尼撒：古代巴比伦王（公元前 604—561），他创建了巴比伦，后来被流放，吃青草，睡在野外，头发变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像鸟爪。